

開放文學 – 漢文樂園 – 宇宙浪子 第三十回 雲雨荒臺豈夢思

他們桌上菜餚雖多，但是衣紅沒有沾口，文祥食量不大，千奇與楚平生也都是點到為止，一隻烤全羊雖然只切上來八分之一，看上去幾乎沒有動過。隔座有個青年，一直斜著眼偷看這邊的一舉一動。衣紅早就練就了用「餘光」觀察的本事，一般女孩子多半本能地知道在人群中，哪個人的目光射向自己。但那只是本能，衣紅發現，只要把視線聚焦在遠處某一點上，再把注意力分散在焦點附近，眼珠不動，就能察覺很多細節。

千奇離那年輕人較近，衣紅便說：「千奇大哥，你旁邊那個青年好像沒有吃飽，把那塊烤羊肉送給他吧！」

千奇轉身，向那個青年打了個手勢，退出音障區，對那人說：「我們人少，食物太多，那隻羊你有沒有興趣？」

那青年受邀，大為興奮，卻說：「羊？嘎！我桌上的都沒吃完呢！我只是覺得那位姑娘很美麗，想認識她，可以嗎？」

千奇哭笑不得，這種事哪能越俎代庖。他指指年輕人，又指指他們的桌子，只見衣紅點了點頭，他便對那男子說：「那麼請過來坐吧！」

青年毫不客氣，一屁股移了過，說：「你們有音障真好，我快被吵瘋了。」

千奇為他介紹說：「這位姑娘叫衣紅，這位是文祥，在下千奇，我們是來觀光的，請問小年青怎樣稱呼？」

青年說：「我叫馬維邦，從新疆來的，衣紅姑娘輪廓很美，是不是維吾爾族的？」

衣紅笑說：「謝了，我沒去過新疆，請吃羊肉吧！」

馬維邦說：「這裡的羊肉不好吃，姑娘有興趣，不妨到我們新疆吃去。」

衣紅搖搖頭說：「我不吃羊肉！」

馬維邦大為驚奇：「不吃羊肉？那妳怎麼長得這麼美麗？」

衣紅調侃他說：「你不知道嗎？現在的化妝術比羊肉還管用呢！」

馬維邦搖搖頭說：「不可能，我專做化妝術生意，最高級的還是要靠羊脂。」

千奇笑說：「那你是『化妝』專家囉？」

馬維邦大言不慚地說：「還可以，昨天我給一位四十多歲的女士化過妝，現在看上去只有二十來歲。我這是傳統方法，與電腦化妝不同。」

千奇問：「怎麼不同法？」

馬維邦說：「我不知道電腦怎樣化妝，我是先用秘傳的藥水把皮膚上的毛孔泡開，再用特製的羊脂精按摩搓揉，這樣就可以常保皮膚光澤有彈性。」

千奇這才知他談的是美容術的化妝，那只能保持兩三天，要經常維護，與千奇所想的變容、易容等化妝不相干。這種人多半是江湖術士，出入公共場所為的是拉生意。衣紅一時心軟，反把這種人當作客人請進來了。

千奇怕衣紅不解，便點明了說：「你是看這位姑娘需要保養，來做生意的吧？」

馬維邦忙道：「不，衣姑娘根本不需要化妝，已經夠美了。我是在等生意，希望昨天那位女士再來，她很大方，又不是本地人……」

難道他說的是周瓊英？衣紅忙問：「你知道她姓什麼嗎？」

馬維邦搖頭說：「幹我們這一行，不便問客人的姓名。」

衣紅失望地說：「可惜！否則你可以賺一百貝幣。」

馬維邦跳起來：「一百貝幣？姑娘妳希望她姓什麼？」

「有沒有可能姓周？」

「姓周？當然！唉，我該死，沒錯！」

衣紅又問：「她今天還會來嗎？」

馬維邦得意地說：「就是今天不來，明天、後天準來！」

為了這一百貝幣，他什麼都不管了，站起身來，睜大眼睛，全場做地毯式的掃瞄。大廳中人來人往，有些客人走了，馬上又有新來的補上。

前面小鬍子那桌，也有人過來交頭接耳，只可惜聲音太小。衣紅用指語通知衣娃：「能不能把那幾個人的悄悄話傳給我聽？」

衣娃說：「我怎麼判斷是悄悄話？」

衣紅說：「兩個人講話，嘴對著耳朵，距離二十公分、音量五分貝以下。」

衣娃說：「這種標準目前沒有。」

衣紅還在考慮如何定義悄悄話，好讓衣娃理解。卻聽馬維邦大叫：「妳看！那不就是她嗎？」

衣紅馬上對千奇說：「快！文哥說你很會易容，快給我換！」

千奇更不答言，隨手取出一張靜電膜，往衣紅臉上一敷，面像立即變了。接著又替文祥換了一張面孔，前後不過十幾秒鐘。

馬維邦在一旁看得張口結舌，說不出話來。

衣紅急問：「她在哪裡？」

馬維邦指著對面角落，一位身穿唐裝的女子，說：「妳看，那不就是她嗎？我的一百貝幣呢？」

衣紅差點沒氣瘋，馬上與文祥又卸了裝。

這時百怪進來，向千奇使了一個眼色。千奇拉拉文祥與衣紅，三人起身便走。

到了外面，百怪說：「老楚出的點子真好！對方相信了！」

衣紅說：「是我出的點子！」

文祥忙說：「紅妹，是誰的點子有什麼關係呢？」

百怪馬上改口說：「當然是姑娘的主意，我是說，老楚找到一位線民，叫他傳話。說今夜九時整，當局有行動，在五里坡一帶，所有電腦都會當機。」

衣紅說：「說電腦當機有用嗎？」

百怪說：「他們最吃這一套，他們自己有一套超級電腦，常常宣傳當局不可靠。我們和當局討論過，他們願意配合。」

衣紅說：「你怎麼知道對方相信了？」

百怪說：「我們一直等到那小子回來，他領了一個大賞！」

大家好好地休息了一夜，第二天，果然五里坡一帶，電腦莫名其妙地中斷了一個小時，造成居民極大的不便。這樣重大的事件居然事先沒有通告，於是謠言滿天飛，弄得人心惶惶。如果電腦也會當機，是不是終有一天，天堂也會崩塌呢？

最出風頭的便是昨天傳話的那個小子，半夜裡就有幾個彪形大漢把他請去。那小子解釋說，他是在清真館無意中聽到幾個人談

話，說要停機一小時，由九點到十點，好改裝什麼設備的，還打算抓人等等。

隨後就有人到清真館，全面改裝音障設備。甚至還有好幾個人說，他們夢到清真館下有一條地下道，有很多重型機械操作不停。

文祥等五人改裝成黎族男女，先到五指山下走了一遭，把一應地形地貌都記下來。千奇最擅長臨場指揮，計劃中，他將帶三十名特遣隊幹員、六十台機器人，由正面佯攻。百怪則另外帶領二十名幹員和五十台機器人，在山後騷擾。另外由楚平生和他的三十名幹員，負責居中策應。

既是當局發動要捉拿大法王，規模當然不能太小。可是真要將大法王一舉擒住，又失去了教化的意義。所以，必須做得煞有其事，卻又烏龍百出才好。

真正的戲碼則由衣紅編導，她準備了三個方案，由她和文祥在後方執行。最理想的方案是，讓大法王相信周不倒出賣了他，因而發出暗殺令。同時，這段過程要記錄下來，送交周不倒，行離間之計。

其次，暴露大法王策反的企圖，昭告天下，讓周不倒不敢助紂為虐。這點比較難，因為大法王老謀深算，絕對不會輕易讓人抓到把柄。

最後一案則是憑武力硬上，反正是依令行事。

在行動上，是以第三案為餌，全面佯攻，如果大法王用武力反抗，就錄影存證。實際上是採攻心策略，想方設法要導入第一個方案。

不論用什麼方法，衣紅知道周瓊英才是問題的核心。她更清楚，女人心，海底針，要全勝而歸，就要掌握她的心理。

怎麼現在才想到呢？衣紅驀然一驚，立刻對文祥說：「拜託！你快趕去陶莊，無論如何要把王博士請來，你還要負責說服他，對周博士熱情一點！」

文祥面有難色，說：「找他來，我做得到，對周博士熱情點？這……」

衣紅拉起他的手，身體也靠在他身上，輕輕地說：「文哥，拜託你嘛！」

文祥忙說：「我去，我去，只是我不知道該怎麼辦？」

衣紅站直了，笑說：「該怎麼辦？我剛剛不是示範給你看了嗎？」

全世界特遣隊的成員有萬餘人，全備有高速的交通工具，相互支援。一道命令下去，不到半小時，人員設備都已調動齊全。千奇、百怪等全副武裝，明目張膽地用兵遣將，調度機器人，一點也不把對方放在眼裡。

這些舉動對當地人民一點也沒有影響，人們各做各的春秋大夢。也有人真幻不分，以為眼前兵革滿道的軍事行動，只是他夢中的情節。更有人唯恐天下不亂，反正炸彈沒有在自己身上爆炸，當熱鬧看，也是娛樂性十足。

大家準備就緒，文祥卻還沒有回來，衣紅便用長途影音找到文祥。

文祥正和王之淳談話，一接獲影音，如釋重負：「紅妹，你自己跟他說罷！」

衣紅一聽，便說：「王博士，麻煩大了，你再不來，周博士就要自殺了！」

王之淳一驚，忙說：「為什麼？小小也太糊塗了！」

衣紅東張西望，忽然慌張地說：「你快點來！現在還能救她，千奇大哥，快……」說罷，螢幕一陣閃爍，影音便中斷了。

千奇在一旁瞧著，半信半疑地說：「這樣有效嗎？」

「當然有效！」衣紅信心滿滿：「一個深受良心譴責的人，最怕再傷害別人。」

按照計劃，該去散佈假情報了。文祥還沒回來，楚平生要露面，以便線民指認。千奇等三人便換上中東人服飾，四個人大大方方走進了清真館。

中午客人不多，他們一入座，衣娃就對衣紅說：「我們偵測到一些電子感應器，都還是三十年前的老技術，要不要干擾？」

衣紅忙用指語說：「你裝作不知道，我們要演戲。」

衣娃說：「我們怎能裝作不知道？」

衣紅說：「當然可以，我們在為妳辦案呀！別忘了，等會妳要負責把法王的影音全部記錄下來！」

衣娃說：「裝做不知道很難，要記錄，放心，保證巨細無遺。」

侍者送上飲料，千奇說：「哪一桌有音障？我們有機密要談。」

侍者說：「請放心，音障全修好了。」

千奇試著一撥開關，果然外面的噪音立刻消失。千奇還有點不放心，對百怪說：「你說幾句話。」

百怪詫道：「要我說什麼？」

千奇一邊站起來向後退，一邊說：「你不是天天說廢話嗎？」

百怪這才理會：「喔！你要試音障？老怪大傻瓜、大笨蛋、大白痴……」

千奇滿意地回坐，對侍者說：「我們大人物要開會，菜先送上來，我不叫你，不要進來，聽見沒有？」

衣娃又對衣紅說：「隔壁有個傳送站，有三個人正在做影音傳輸。」

衣紅等菜上了桌，侍者退出後，便開口說：「這次行動是周議士親自下的命令，只能成功不許失敗。」

千奇問：「怎麼會這麼嚴重呢？連周議士的通訊網都封鎖了！」

衣紅說：「是周議士自己要求的，我們得到可靠消息，有個組織要暗殺所有的議士。為了安全，我們一方面實施全方位的安保，一方面同時向幾個主要的首腦發動攻擊。大法王確實在這裡，各位千萬不要讓他漏網了。」

百怪說：「奇怪！打一隻蚊子要花這麼大的功夫？」

楚平生說：「你知道蚊蟲殺死過多少人？比原子彈殺的多上幾十倍！」

百怪說：「我可沒見過大法王殺人。」

衣紅說：「誰叫他得罪了周議士？綁架周議士的愛女，還栽贓說他投資非法事業。最嚴重的是，大法王在金星賄賂法官，周議士已經掌握了可靠的證據。」

百怪說：「在金星賄賂法官？可能嗎？」

衣紅說：「那些法官都已被捕，在一個秘密地方受審。周議士告訴我們，等他報告寫好了，就要授權電腦，把所有反抗組織一网打盡！」

百怪伸了伸舌頭：「好傢伙！那我們有得忙了。」

在一棟精緻的別墅裡，大法王與兩位身著白長袍的壯漢，正聚精會神地看著雙向影音傳真。半空中另外有兩個雙向屏畫面，一個是二法王、三法王，還有一個畫面是四法王，大家斂聲屏息，眼睛都盯著清真館傳回來的影音。

大法王說：「那個小姑娘雖然換了裝，我還是認得。」

四法王說：「另外兩個我在火星上見過，只是不知道名字。」

等大家聽到衣紅說，周議士已經有了大法王在金星賄賂的證據，四法王立刻說：「不論是真是假，這個麻煩大了！趕快把他幹掉！」

大法王說：「老四，你性子太急，事情不那麼單純，何況這只是一面之詞。我離開金星是實，周不倒的話還沒有印證呢！」

四法王說：「印證？等印證了，我們都完蛋了！」

二法王說：「哪裡有這麼嚴重，周不倒又有多少分量？我手上的議士就有好幾個！只要其中一個提出『人權』來，我不相信電腦能怎樣！」

大法王說：「我只是不相信周不倒會坑我！」

四法王說：「我早跟你說過，那個婊子不是好東西，你還說要用來控制周不倒。現在呢？迷昏頭了吧？可別害得我們一起落水！」

大法王不悅地說：「怎麼會？我什麼時候被女人誤過事？」

四法王急道：「那就下定決心，把他幹掉了事！」

大法王說：「萬一這個消息是假的呢？」

四法王說：「老大，你不是常說『寧可我負人』！怎麼婆婆媽媽起來了？」

文祥與王之淳已在飛雲梭上，王之淳望著天心，一直沉默不語。

「你說說看，周博士有哪點配不上你？」

「不是她配不上我，是我配不上她！」

「奇怪？你有哪點配不上她？」

「首先是她父親周不倒，他就是靠生化科技害人發財的！其次是她太霸道，不論做什麼，都要以她為主。還有一點，我也不怕你見笑，她對性的需求很高，而且處處主動，害得我一點興趣都提不起來。」

「你有沒有跟她好好溝通一下呢？」

「二十年來一直在溝通，一談起來，她就大罵，說我不是男子漢！沒出息！唉！你想想，我就算真的沒出息，也不用嚷嚷，離我遠一點不就得了！」

「她愛你才用話激你！」

「何必呢？我活著唯一的心願，是贖清過往的罪孽。我內心的壓力大得難以忍受，完全無法用言語表達。你是親眼見到的，她居然用我的罪惡來羞辱我！」

「你要原諒她，女人在生理心理上，都必須有寄托。家庭是女性的全部，她跟你這麼久了，什麼都得不到，她能不恨嗎？」

「所以我更怕了，還沒有成家，她就騎到我頭上去。萬一以後變本加厲，到那時豈不是生不如死？」

談到這裡，文祥也語塞了，暗自感歎人生的無奈。在外人看來，王周兩位博士，真是一對男才女貌、夫唱婦隨的神仙伴侶。彼此卻為了一點意氣之爭，鬧得水火不容，禍延無辜。他們如此，自己與衣紅呢？有一天是不是也會變成這樣？

應該不會吧？她也想騎到自己頭上？讓她騎就是了！還有什麼？本來吵架無好口，打架無好手！如果有人甘願退讓，世間哪有爭執呢？

過了一望無際的大洋，一片陸地在望，轉瞬間那五根人指般的五指山已在天邊。文祥便呼叫衣紅，雙方約定在五里坡見面。

五里坡是五指山前的一個小集，是電腦城建立後，為了供遊客觀光而興建的景點。這五里坡指的是一段長約五里的山坡，上下落差有一千公尺。如果體力好，可以從那裡走到山頂，否則也可以乘坐纜車上山。

海南島全島面積不過略大於電腦規劃的基本單位，因此全島都在電腦的服務範圍。兼以又是少數低污染的地區，所以被規劃成一個觀光區。

該島最南端的海灘上有塊礁石，恰好是中國陸地的極限，其上刻有「天涯海角」、「海闊天空」等字。宋朝的大文豪蘇軾曾經流放海南，來訪的遊人只要知道這位才華洋溢、愛國愛民的文學家，在此無不觸景傷情，為他仰天三歎。

蘇軾自號東坡居士，人多稱他蘇東坡。他是四川眉山人，生於一〇三六年，即宋仁宗景祐三年。在有宋之世，蜀人不服朝廷的苛征暴斂，兵亂不絕。是以蜀人固然個性頑強，京師大臣對蜀人也多心懷偏見。以致蘇東坡雖才高八斗，千古留芳，但他從政四十年，最高的官位也止於文學侍從而已。

官位的高低只代表名利的多寡，蘇東坡的得失恰好與其才華成反比。由於他思路敏銳、個性鯁直，以致開罪佞臣，恨之者每欲置他於死地。他不僅數度遭貶，最遠曾貶到「天涯海角」，還有一段時間，朝官連一間破爛的官房都不許他居住。

從另一個角度來看，這也是中華文化之幸。由於蘇東坡耿介剛直，不見容於阿諛徇私的群小，終身流放在中國各地。而由於他的到來，或嘉惠於庶民，或增色於山川。更由於他足跡遍天下，令無法一一親履的後人，得以透過他的慧眼，或神遊或意會，把古今山光水色、人情世故，一網盡收。

假如蘇東坡飛黃騰達，宦途順利，充其量做個一代名相，換得一時的國泰民安，糧盈馬肥。哪裡能有絕唱如：

「我生飄蕩去何求，再過龜山歲五周；

「身行萬里半天下，僧臥一庵初白頭。」

人生得失休咎，完全要看各人立場而定，房玄齡、杜如晦之流，能安邦定國，功成名就。可是他們除了留下一個響噹噹的名字，還有什麼？有人認為秦始皇勞民傷財，建造萬里長城，不啻傷天害民。話說回來，沒有長城作屏障，兵燹連年，難道就不禍國病民了？再說，長城凝聚民族信心的力量，遠遠大於人人活得腦滿腸肥！

由於蘇東坡的事跡，後人得以看清各個時代那些愚昧自大的嘴臉；再由蘇東坡獨步天下的文筆，時空乃結合成一整體；更因他的境界，讓後人體認到，人只要願意，就能夠達到「無所往而不樂者，蓋遊於物之外也」（〈超然臺記〉）的境界。所以，「天涯海角」不止是個地標，更是人性昇華的一個中站。

王之淳原本意氣消沉，一聽文祥說起這裡接近「天涯海角」，精神為之一振：「是蘇東坡被放逐的那個天涯海角嗎？」

文祥說：「是的，可惜我還沒有機會去遊覽。」

王之淳好像變了一個人，他豪氣干雲地說：「我生平最景仰蘇東坡，每當我受到打擊抬不起頭時，只要一想到他，心中便不禁自責。以他的才華，一生卻歷盡坎坷，有家難歸。我記得他有句詩，『少年辛苦真食蓼，老境清閑如啖蔗。』說起來我實在慚愧！走，我們找周博士去！」

這天五里坡上遊客稀少，只見一些戎裝軍士，手持武器在附近逡巡來往。就算有遊客，一看到這種弩張劍拔的態勢，也都大為掃興，中途折返了。

文祥先找了個僻靜的地方，停好飛雲梭。與王之淳走到纜車站前，王博士心情反覆不定，自言自語道：「我該說什麼呢？我該怎麼決定呢？問題是我要什麼？假定我把毒物都清除了，剩餘的人生又該做什麼呢？」

王之淳不是沒有想過這些問題，但是永遠會有一些瑣事，把問題攪成一堆。這一次，他被迫要攤牌了，一個處理不善，很可能就是終生的遺憾。

小小剛來的時候還只是個小姑娘，他帶著她做實驗，她幫著他看顯微鏡。二十多年來，兩個人很少有分離的時刻。但是他們倆太相像了，不僅在工作上，在觀念及意識型態上，兩個人都爭強好勝，互不相讓，以致勢若水火。

「十年生死兩茫茫，不思量，自難忘。」

「千里孤墳無處話淒涼，縱使相逢應不識，塵滿面，鬢如霜。
「夜來幽夢忽還鄉，小軒窗，正梳妝，相顧無言，惟有淚千行。
「料得年年腸斷處，明月夜，短松岡。」

突然間，一闕蘇東坡的《江城子》襲上王之淳心頭。那是蘇東坡在喪妻十年後，有感而作的。東坡的夫人王弗，賢淑聰慧，足見女性也未必都是窮兇惡極的。

文祥看王之淳時喜時悲，知道該由他自己理清頭緒，也不去干擾。過了一會，文娃在耳邊說：「衣紅他們來了，快到前面站口會合。」

文祥只好打斷王之淳：「衣紅在前面，走吧！」

王之淳急道：「等一下，我還沒有想清楚。」

在大法王房中，幾個人還在商量，這時又增加了幾個監督特遣隊動向的屏幕，屏幕上有幾十個身著盔甲的戰士，以及各型機動機器人。千奇百怪正分別和戰士講話，緊接著隊伍散開，各隊沿著地形，朝法王的別墅挺進。

「老大！不要再猶豫了，快下令吧！」

又一個鏡頭，捕捉到五里坡前的景象。今天早上當地的電腦竟然當機，法王知道定有圖謀，特別加裝了偵測設備。

文祥與王之淳正在纜車站前談話，大法王立刻說：「快把聲音接過來！」

立刻傳來王之淳的聲音：「那我得向小小道歉，請她原諒我！唉！人生真不可思議！非要老遠跑到天涯海角來，講幾句當年順口就解決了的事情！」

大法王一時醋興大發：「好！一不作二不休！把周不倒殺了！」

突然，周博士從另一個房間衝進來：「你說什麼？」

大法王怒道：「你爸爸派兵來捉我了！妳來看！」

周博士哭著衝向法王：「我不相信，我一直跟爸爸聯絡不上！」

大法王一把將她推開，對著雙向屏大聲說：「各位！全面開戰！」

周博士大喝：「阿米巴！你違背了誓言！」

大法王哈哈大笑：「誓言？我只有一個誓言是真的，就是服從我們的真主！」

周博士說：「可是，你們怎能跟電腦硬拼？那不是送死嗎？」

大法王說：「誰要和電腦硬拼？我說開戰，是開長期的迂迴戰！」

周博士慄然，說：「你是說……全面展開暗殺活動？」

大法王說：「別說得那麼難聽，我們只是全面執行真主給我們的任務！」

周博士大叫：「你不能殺我父親！」

大法王怒道：「為什麼？難道等他來殺我？」

周博士說：「不可能！想想他在你身上投資了多少？」

大法王冷冷地說：「那是看在妳的面子上！」

周博士投進他的懷裡，說：「可是，我是站在你這一邊的呀！」

大法王無奈地說：「只是那傻小子回頭了，妳還要我這個番鬼嗎！」

衣紅見到文祥與王之淳二人，忙迎上來，急道：「走，已經開始行動了，咱們到臨時指揮所去。」

臨時指揮所就在站旁一個堆棧內，有兩個隊員在門前把守。一進門，裡面是個半球形的空間，除了四壁分割成八面的屏幕外，裡頭空無一物。

王之淳一進來，就見到一個屏幕上，周博士與大法王相擁一處。他怒道：「小小！這怎麼可以？快給我過來！」

這時畫面一閃，已成了雙向傳輸的影音系統。周博士看到王之淳與文祥、衣紅在一起，不禁怒火中燒，把大法王用力推到一邊，一手叉腰，一手指著衣紅，對王之淳說：「王之淳！你讓開，我要找那個賤人算帳！」

王之淳更是妒火高升：「小小！妳給我聽著！我對妳太寬容了！」

周博士說：「喂，你怎麼了？我叫你讓開！聽見沒有？」這裡大法王早已將其他的畫面收起來，趁著兩個人爭吵時，鳴金收兵，溜之大吉了。

王之淳像吃了豹子膽：「妳給我聽好！過去的事不談了，妳先回來再說！」

周博士見指揮不動，氣勢拉抬不起來，只好說：「你到底怎麼了？」

王之淳說：「我怎麼了？我想到蘇子瞻了！我很慚愧！」

周博士更是訝異：「蘇子瞻是誰？你從來沒有提過呀！」

王之淳更氣了，說：「這就證明妳根本不關心我！我最佩服的大文豪蘇軾，字子瞻，自號東坡居士！怎麼沒提過？」

周博士不好意思地說：「啊！那個蘇東坡！」

王之淳大喊道：「那個蘇東坡！古往今來只有一個蘇東坡！」

周博士小心地問：「蘇東坡怎麼了？」

王之淳說：「這裡就是當年蘇東坡被放逐，遭遇最慘的天涯海角！」

周博士難為情地說：「抱歉！我不知道！」

王之淳氣不長，一下子就發完了。看看周博士溫馴的樣子，歎氣說：「想不到我今天也自我放逐到這裡來，為的是做一件早就該做的事！」

周博士問：「什麼事？」

王之淳說：「淒慘的事。」

周博士問：「那為什麼要做呢？」

王之淳說：「不做會更慘！」

周博士急了，問：「到底什麼事呢？你老是這樣，話只說一半。」

王之淳說：「妳怪我？妳為什麼聽不懂另外一半呢？」

周博士眼中泛著淚光，試探道：「是那件事嗎？」

王之淳見她動了情，也傷感地說：「還有哪件？」

「真的？」

「還能假嗎？」

周博士大叫一聲，興奮得直向屏幕撲來，不料「撲通」一聲，一下子摔倒在地。

王之淳展開雙臂相迎，一個撲空，吃了一驚。恨聲道：「什麼電腦科技？真笨！」

文祥大有所感，對衣紅說：「妳看！那天在廟裡，我就是這樣！」

大法王逃走了，他早在住處挖好地道，通向一個藏有深水潛艇的海底。趁王、周談話時，他帶著幕僚和超級電腦，早已不知所終。大法王一走，他的屬下也作鳥獸散，他們沒有觸犯任何法律，自然不能追究。

有關大法王下令開戰的那些影音，衣紅刪去不必要的部分，再傳給周不倒，成了衣紅挾持他的利器。

為了感謝王之淳和周瓊英，第二天，大夥兒一同到「天涯海角」懷古觀景。這裡是中國最南端的領土，在一望無際的白沙灘上，聳立著一塊數丈高的巨石。文祥見那「天涯」、「海角」四字已斑剝不堪，說：「這麼重要的文物，應該好好維護才是。」

衣紅說：「怎麼維護？鋪上金字？」

周博士說：「是呀，大法王就說過，要是他，他會重新刻過！」

王之淳叫道：「千萬不可以！我還嫌它太新了，表現不出蒼茫的古意。」

衣紅說：「你看，才這麼幾個人，就有這麼多意見！」

正說笑時，黑金剛出現在影音中，對千奇說：「這邊人手不夠，你們何時回來？」

千奇說：「這裡的任務圓滿達成了，說不定我會帶幾個幫手來哩！」他回頭問衣紅道：「來助我們一臂之力吧？」

衣紅看看文祥，說：「由他決定。」

文祥不解：「這下又由我決定了？」

千奇笑道：「由我決定好了，楚平生負責招呼兩位博士，我們走吧！」

海地位於中美洲加勒比海，巴哈馬群島之南，與多明尼加分佔聖多明哥島的東西部。海地之西是古巴，東邊則是波多黎各。

海地人最大的驕傲，是在一八〇四年，他們推翻了法國的殖民統治者，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黑人共和國。其次是未曾舉行公民投票，像她的芳鄰波多黎各一樣，攀附在星條旗上。只是她付出的代價也很高，那就是貧窮加貧窮再加貧窮。

貧窮是人類共同的社會疾病，只是各有不同的病癥。在漢字的定義上，「貧」是指「分貝」，錢因分而少，結果是貧。「窮」是「穴躬」，躬身在穴中，是不能伸展而窮。分而愈稀少，困而不能伸展，在字義上說來，都屬於貧窮之類。

海地人的貧窮，是標準的無錢財；波多黎各投奔了自由，但仍貧窮於無前途；要說起美國人，在有些方面也是貧窮的，他們無信仰、無自尊；中國人又何獨不然？近代的中國人貧窮於無觀念、無思想，徒以抄襲外人為榮。也難怪，人只是一種生命機體，生命本身只是進化的過渡現象，所以不可能有絕對健康無恙的人。

根本說來，人的精神疾病有兩個病源，一是信仰，一是知識。信仰側重忽略眼前，寄望未來；知識則剛剛相反，是抓住現在，不顧將來。自認有知識的人經常沒有信仰，而有信仰的人往往輕視知識。這兩種深刻的矛盾，把人類分置於天塹的兩端。只有真知灼見的人，才能跨越鴻溝，兼容並有。

海地人選擇了信仰，在外人看來，他們愚昧而無知。但是他們能歷經近百年的困苦，不受美國人、波多黎各人的威脅利誘，始終安貧樂愚，實在是難能可貴。

海地人有種特別的信仰，稱做「棺屍」。在巫師作法後，棺屍便由墳墓中出來，為人排難解紛、治病療傷。對當地人而言，政府是個幌子，是做給外人看的。要打官司，簡單得很，不要什麼律師、法官，原告、被告，只要棺屍一出來，三言兩語，天大的事都能解決。至於公平性，從古到今，沒有一個海地人提出上訴過！

到了電腦時代，一切照舊，人們白天住電腦城，晚上便群集在海邊或空曠的地方，等待棺屍的降臨。虛擬實境、真實幻境對他們若有亦無，只要棺屍一出現，人們就自然而然地步入了「不足為外人知」的另一個世界。

在新時代裡，電腦也彌補了他們百年來的屈辱，不需要公投，卻享受到了波多黎各人出賣自尊才得到的同等生活。

不過，當黑金剛受命來此，想解決自覺會的問題時，麻煩就來了。自覺會早與當地最有勢力的巫師阿奎伊鈞搭上了。而阿奎伊的影響力，在這裡是絕對高過電腦當局的。

海地北部有個大港派斯港，濱臨杳無邊際的大西洋。霧靄重重的另一端，有一個面積約一百八十平方公里的托圖島。那裡正屬地質上所謂的「加勒比板塊」，介於南、北美洲兩大板塊之間。兼以東鄰大西洋底的海底火山帶（即「中大西洋脊」），西接太平洋深溝。因之，這一地帶具有板塊運動間槓桿作用的功能。

這裡正當赤道區，因為地球的自轉，離心力已將赤道的直徑向外撐開了約四十三公里。電腦做過模型測試，在理論上，只要極小的能量，加勒比板塊中的海地島就能向外再突起數十公里。果真如此，這個「轉矩」的形成，將產生額外的作用力，而破壞了地球近乎平衡的「角動量」，屆時地球自轉會有難以逆料的變化。

托圖島上有個巖洞，深達數千公尺，該處的地殼非常薄弱，有些地方只有數百公尺的沉積岩，緊接玄武岩組成的地殼。只要有高溫防護的設備，很容易就能穿透地殼進入地函④。由於地函是半流動性的物質，只要加上反重力設備，就可輕易將該處推離地面。

黑金剛知道茲事體大，一到海地就想深入巖洞，進行勘察。不料卻遇到地方人士的阻撓。黑金剛向當局求援，但是基於宗教自由的保障，以及地方人民的意願，當局只能要求黑金剛以理曉諭，絕對不能武力相向。

自千奇到海南島後，黑金剛又與阿奎伊會談了好幾次。不論威脅或利誘，阿奎伊始終露著曖昧的笑容，好像在說：「連大美國帝國都沒有讓我們屈服，你算老幾？」

千奇等四人下午一時到達，正是當地人午睡最酣暢的時刻，連地震天災都必須乖乖地等在一旁。一行人直接在工作總部前下樓，總部是一間由椰子葉編織的「葉屋」。大地靜悄悄的，沒有一點生命的跡象。這裡雖不是電腦城，但房舍井然，地上淨無纖塵，明明有人居住，偏偏又是鬼域森森的。

衣紅有點不放心，問：「是這裡嗎？」

千奇笑道：「錯不了，這裡的人白天睡覺，晚上作樂，命真好！」

百怪三步兩步，搶先跨進了工作室。三個人在外頭等了幾分鐘，不料百怪那個大嗓子，竟然也石沉大海，一進去就沒有下文了。

千奇大驚，連忙伸手止住文祥、衣紅。大家靜靜地佇立不動，一邊仔細聆聽。

文祥用指語問文娃：「出了什麼事？」

完全脫離了常態，連文娃也沒有動靜！

怎麼可能？文祥一問再問，文娃就是不答。文祥急了，示意衣紅，衣紅也問文娃，同樣沒有回應！千奇察覺二人的神態，悄悄問道：「怎麼了？」

文祥低聲說：「情況嚴重了！連電腦也當了！」

「怎麼可能？」千奇舉起左腕，對著嘴問：「你還在嗎？」

的確，沒有一絲回應。三個人渾身都起了雞皮疙瘩，再環顧四週，一點都沒錯！除了樹梢的那一息微風，這個世界真的停頓了。

三人無計可施，文祥怕自己無意中把文娃關了，取下來看了又看。他腦海浮起了一幅畫面，果真電腦當局被推翻了，以他所知

人性的貪婪與愚昧，在突然解放下，那種不需言喻的亂象，他還活得下去嗎？

他回身看看衣紅，仍是那樣美好，心裡一陣溫暖，不由得伸過手去。衣紅也有同感，輕輕地投入他的懷抱。

千奇心有不甘，既然電腦失靈，他身上配帶的武器和工具自然也全失效。於是他找了一根長長的棍子，躡手躡腳地繞到屋後。半晌，文祥與衣紅回到人間，看一看四周，居然連千奇也不見了。

衣紅拉著文祥，說：「我們去海邊玩吧！」

文祥說：「妳怎麼還有這種閒情？可能出了什麼大事！」

衣紅深深地望著文祥，說：「還能有什麼大事？」

文祥笑了笑，說：「走吧！」

大海就在他們身後，兩個人平平靜靜地走向海邊。

才走了十幾公尺，突然身後有人大喊：「文祥！衣紅！回來！快回來！」

二人回頭一看，十來個男男女女，連千奇、百怪也在其中，都在那葉屋前向他們揮手呼叫。文祥詫道：「怎麼他們都在裡面？」

衣紅淡淡地說：「他們在考驗我們！」

文祥大異：「考驗我們？」

衣紅故意大聲說：「連衣娃都有分！串通作弊！」

衣娃馬上公開說：「不能怪我們，是黑隊長下令的，說要給你們一個驚喜！」

衣紅說：「我會驚喜嗎？」

衣娃說：「千奇叫我求妳，說是大家給妳準備的慶生會，一定要故作驚喜！」

衣紅聞言，馬上高興地跳起來，她這一跳，大家都瘋狂了。所有躲得已經不耐煩的人，一個一個都鑽了出來，相互又擁又抱的。只有文祥靜靜地站在一旁，覺得人實在是不可思議的動物。

苗人不大重視生日，他們認為那是母親受難的日子。在這一天，大家寧願多盡一點孝思，沒有什麼慶祝儀式。

入境隨俗，衣紅很感激這群新朋友，開了這麼一個不大不小的玩笑。好在自己並沒有亂了陣腳，對她而言，又打了一場勝仗。

格瑞達走到文祥身邊，一副心有不甘的神態：「噲！怪不得！有這樣好的神仙伴侶！不過，依我看呀！她還是個處女！」

文祥說：「處女又怎樣？人的身體和這間草房差不多，不過為了遮風蔽雨，用夠了就要丟掉，重要的是誰住在裡面。」

格瑞達嬌笑道：「我懂了，你是說像衣紅這樣了不起的人，才配她的身體。」

文祥說：「不，妳完全誤會了，我是指妳！妳這間草屋或許有很多人住過，但它真正的價值是妳自己，何必羨慕處女呢？」

格瑞達更糊塗了：「你是說，我不要以我不是處女為恥？」

文祥安慰她說：「那又不是妳的錯！別想了！」

格瑞達臉色一變，怒目切齒地說：「你瘋了你！做處女才丟人，那表示沒有人要！我看你腦袋真有問題！」

這裡的特遣隊員有二十幾位，大家鬧夠了，這才齊集在會議室中，聽黑金剛做簡報：「情況遠比我們預期的嚴重，表面上看不出來，因為所有的儀器都受到反壓力的影響，讀數是一致的。但是由衛星觀測資料看來，這一帶大概有幾千平方公里，包括海平面，已經升高了三公尺多。另一方面，我們與阿奎伊的談判，半點進展都沒有。」說到這裡，黑金剛突然問衣紅：「衣紅！妳有什麼意見？」

「我？」衣紅受寵若驚，說：「我還沒有進入情況。」

「這樣吧！我再去跟阿奎伊談判，這次少不得要用催眠法，古嚕嚕和魏德曼隨我去就好。千奇、百怪，你們陪文祥、衣紅兩位瞭解一下情況。格瑞達，妳要多下點功夫，想辦法在地方議會找條路子出來。這裡的人晚上才辦正事，所以大家明天凌晨再見。」

格瑞達噘嘴道：「哼！我才不幹哩！島上沒有一個像樣的人！再說，有人說我不是處女，說我該覺得羞恥！」

黑金剛大為訝異：「怎麼啦？妳也鬼魂附體啦？」

格瑞達斜眼望著文祥，說：「是鬼魂住錯了屋子！」

文祥只好打躬作揖說：「大小姐！我說錯了，請原諒我，好吧？」

格瑞達這才釋然，笑說：「其實我已經相好了一個槍手，他的曾祖父是法國殖民時代的都督，現在雖然沒有多大力量，他本人倒是敢做敢為的。」

黑金剛說：「那趕快進行呀！一定要把他抓牢！」

格瑞達眉毛一揚，屁股一掀，說：「我本來以為衣紅女英雄來了，一切都解決了，像我這種殘花敗柳……」

黑金剛立刻打斷她：「我看妳老毛病又犯了！快幹活去！」

衣紅也猜出了大概，她裝作不知，卻打定主意，一定要露兩手讓這些人心服！

千奇對當地也不熟，他才來兩天，就被調去海南支援。不過在文祥、衣紅面前，已經稱得上識途老馬了。

衣紅問：「除了阿奎伊之外，還有沒有其他的巫師？」

千奇說：「當然有，他們每個村莊都有巫師，只是地位有高低，阿奎伊是全海地巫毒教的教主。他既然來了，當然一切都由他作主了。」

衣紅盤算了一下：「那本地有幾位巫師？」

千奇說：「我不清楚，問當局吧！」

衣娃便對大家說：「這裡有三位巫師，根據我們的記錄，在海邊的多梅尼村，有個名叫荷西的巫師，他的地位比較高。」

衣紅便說：「那我們去拜訪荷西吧！」

文祥問：「他起得了作用嗎？」

衣紅笑笑說：「能不能起作用，要看我們會不會利用！」